

顾漫

著

JIAOYANG
SIWO


骄阳似我
上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骄阳似我

· 上

顾漫◎著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骄阳似我. 上 / 顾漫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7. 9

ISBN 978-7-5108-5831-4

I. ①骄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33626号

骄阳似我. 上

作 者 顾 漫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30毫米×900毫米 32开
印 张 8.5
字 数 245千字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5831-4
定 价 25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

目录

CONTENTS

不相关的序 · 001

第一节 · 003

第二节 · 008

第三节 · 013

第四节 · 018

第五节 · 024

第六节 · 031

第七节 · 036

第八节 · 042

第九节 · 048

第十节 · 053

第十一节 · 059

第十二节 · 065

第十三节 · 075

第十四节 · 083

第十五节 · 089

第十六节 · 094

第十七节 · 099

第十八节 · 104

第十九节 · 111

第二十节 · 118

A decorative, ornate floral border in a light gray color, featuring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leaf patterns,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.

CONTENTS

目录

- 第二十一节 · 125
第二十二节 · 133
第二十三节 · 139
第二十四节 · 145
第二十五节 · 153
第二十六节 · 159
第二十七节 · 165
第二十八节 · 172
第二十九节 · 178
第三十节 · 185
第三十一节 · 195
第三十二节 · 203
第三十三节 · 210
第三十四节 · 217
第三十五节 · 229
第三十六节 · 235
第三十七节 · 240
第三十八节 · 245
第三十九节 · 251
第四十节 · 259

不相关的序言

大四那年的下半学期，是我在大学里度过的最难过的日子了。

没完没了的招聘会，花样百出的面试，烦琐头痛的论文答辩，还有一场场人不倒下不罢休的告别宴……一切只能用兵荒马乱来形容，而每个人就好像是不能停下的陀螺，不由自主地旋转着。

直到停顿的那一刻到来。

六月二十三号的晚上，阿芬，我的对铺，成了我们宿舍第一个离开南京的人。

她是去厦门，一个遥远的、我只知道名字的地方。

我从没想到有这样一天，我会流着泪，追着火车奔跑，直到火车加速呼啸而去。

我一直是一个幸福健康的孩子。

我一直没有真正懂得离别。

直到这一刻。

以后，我们可能再不相见。

以后，我们即使相见，也只能匆匆一聚，然后又要离别。

也许那时候我们已不会像现在一样悲伤，因为我们彼此不再如此重

要或者因为我们已经坚强。

然而此时此刻，你要走了，我只能在月台上边走边哭。

再见了，我们最后的青春。

我们再不能像个小孩一样活着。

我们毕业了。



第一节

JIAOYANG
SIWO

大四那年三月底的时候，我结束了在无锡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，回到南京的大学。其实我是很想在家里再赖个十天半个月当米虫的，不过显然老妈的母爱已经快到尽头，于是我灰溜溜地把家里的冰箱扫荡了一遍后，负重累累地回南京去了。

还在车上的时候就发消息给宿舍里的人：本西瓜滚回南京了，你们一个个给我在校门口列队欢迎。

隔了十分钟才收到思靓的短信：你是谁啊，不认识。

我嘿嘿一笑，手指飞快：唉，那就算了，可怜我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好重啊，要不我扔车上好了。

这次只隔了十秒，而且不止一条。

思靓：啊！亲爱的原来是你回来啦，站在校门口别动，姐姐去接你。

小凤：西瓜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到如今，一起啃鸭腿。

……真是热情得叫人毛骨悚然。

一下出租车，果然看见一群人惹眼地站在校门口，我们宿舍一共六个人，居然来了九个，五女四男……

一共一只鸡一只鸭，用不着连家眷都带吧？我暗暗后悔没在车上啃掉一只鸡腿先。

“呵呵呵呵……大家真是太隆重了……”

老大过来扯我耳朵：“死孩子，你真会找时间回来，我们今天去河盛聚餐。”

我对河盛这两个字早已经形成条件反射——河盛 = 最好吃的酸菜鱼 = 最好吃的鱼香肉丝 = 最好吃的蟹黄豆腐……

我一边口水，一边举起手里的鸡和鸭，“我能不能算有特殊贡献，然后不用付钱？”

思靓一副受不了我的表情：“你少给我们宿舍丢人，今天庄序请客。”

我一愣，庄序啊……我瞥向那个远远站着的人，看到我，其他人或多或少地走近几步，只有他还站在原处，穿着浅灰色的毛衣，没什么表情的样子。

庄序，我对这个名字也有条件反射，庄序 = 国金系最出类拔萃的学

生 = 站出来就能让我们学校男生提高一个层次的大帅哥 = 容容暧昧不清的“朋友”……

等于——

聂曦光是个白痴大笨蛋！

好像眼睛有点酸了，这么久了都，真没出息……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的样子……

我立刻抬头看天，一秒，两秒……

“你到底在看什么？”向来暴力的老大过来恶狠狠地扯我耳朵。

他们大概跟着我抬头看了半天，我闷笑，无辜地眨眨眼。“好奇怪，天上没有下红雨啊。”

庄序从不请客的，即使拿到头等奖学金。大家都知道他父亲早早地就过世，家里只有一个体弱多病的母亲，还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弟弟，而他却连贫困生补助都没有申请。

说出来才发现这句话近乎讽刺，大家都有点尴尬，阿芬责怪地瞪了我一眼，众目睽睽下猛拍我的手。

痛啊！她的指甲多久没剪啦！我眼泪都快被她拍出来了。

可怜我被我们宿舍的人虐待惯了，现在也只能敢怒不敢言，心里委屈地冒泡泡——我又不是故意的，狗急了都会咬人……我急了当然也会……

最后还是容容笑着解围，“庄序和上海 A 银行签约了，月薪过万呢。”

“啊。”A 银行，月薪过万，这个薪水研究生也未必能拿到呢！

我有些讶然地朝庄序望去，他也正抬头看着我，漆黑的眸子盯着我，好像想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似的。

这……是错觉吧？

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该祝贺他。我走上前，诚心诚意地说：“恭喜了，庄序……嗯，那个，以后到上海玩就靠你了，包吃包住，吃喝玩乐……”

“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？”

我的胡说八道被他清楚低沉的声音打断。我愣愣地看着他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脑子有点糊涂了，他在问我什么？

阿芬突然过来拉我的手，拖着我往河盛的方向走，“庄序，你还请不请啊，我都快饿死了！”

后来，我在河盛对着满桌美味佳肴的时候才想起，如果不是我老妈赶我的话，我的确明天才回来的，昨天打电话和宿舍里人说的，也是明天才回。

庄序他……根本不想请我吧？

按照道理，有一点骨气的人现在都会扔下筷子走开，可是……我是这么有骨气的人吗？

哼！我恶狠狠地咬着排骨，吃双倍才符合我的本性。于是我光吃菜不吃饭，菜拣贵的吃，饮料要现榨鲜果汁……

所谓风卷残云，所谓狼吞虎咽，所谓下筷如有神……

“西瓜，你好像某种动物。”坐在我左边的小凤敬畏地看着我。

我这才发现我已经成了饭桌的焦点，不知何时大家都停下筷子看着我一个人吃。庄序坐在我正对面，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抬手叫来服务员。

“我们要再加几个菜。”

我的脸还没来得及红，右边的老大就狠狠拧我的腿，“你给我收敛点。”

又掐我……

郁闷，我不就是化悲愤为食量吗，用得着这么暴力吗？

不吃就不吃，反正我也吃不下了，百无聊赖地拿筷子戳着碗里的肘子，有点想不通我刚才是怎么吃下去的，做得这么油腻。

饭桌上的气氛很快又热闹起来，话题的中心当然是庄序的工作。老大和思靓的男友都和庄序一个宿舍，啤酒灌多了两人一左一右搭着庄序的肩膀大着舌头说：“庄序，我们系最牛的就是你，兄弟以后就跟着你混了……”

思靓笑盈盈地看着，说：“看来容容要重新找工作了。”

小凤边吃边口齿不清地问：“为什么要重找，现在的不错啊。”

第一节

006

“因为这份工作在南京，离上海太远了。”思靓语气暧昧，俏皮地眨眨眼。

“哦~~”小凤状似了然地拖长了声音，忽然转向我，“西瓜！”

“啊！”我正在认真地戳着碗里的肘子，被她吓了一跳，不是在讨论容容吗，叫我干什么。

“你带来的鸡真好吃。”她无比满足地说。

我无语——

小凤，你才是猪。

“你这头猪。”


老大毫不留情地说出了我的心声，看来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。

思靓笑了下，又把话题绕回去：“最近好像有上海的专场招聘会，容容你去不去？”

“为什么这么问，当然去。”容容斯文地放下筷子，“上海机会多发展空间大，我以前就一直在投简历。”

思靓眨眼：“我们又没说你什么，你急着撇清什么呀？”

我终于把那块饱受蹂躏的肘子肉塞进口中，忽然觉得这顿饭又无趣又漫长，也许因为前面吃太饱了吧。眼睛不由自主地看向庄序，他正侧头跟思靓的男友卓辉在说什么，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女生这边的话题。



第二节

JIAOYANG
SIWO

足足一个多小时，大家才酒足饭饱地从包厢里出来。庄序去前台结账，我刻意落在最后面，离大家远远的，因为我居然开始打饱嗝了。= =

出饭店一定要经过庄序结账的前台，我捂着嘴正想快步走过去，不料喉咙却在这时极度不合作地连打了两个神气响亮的饱嗝。

我僵硬，看着庄序挺拔的背影。

你没听到没听到，千万别回头啊……

可惜老天不帮忙，正在结账的庄序回过头，看到是我，又神情淡然地转了回去。

我连忙快步地走出去，丢脸死了。

出去以后又被老大和小凤毫不留情地嘲笑了一番，郁闷加倍。思靓他们正在讨论接下来去哪里玩，庄序走出来，他一向沉默是金，这次却提议说：“去唱K吧。”

“哇，庄序你今天这么大方，这个时间唱K很贵的。”

“是啊，不是说好去饮水吧打牌，不然去逛夜市的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一时兴起而已。”庄序说着忽然抬眸瞥了我一眼，目似潭深，嘴角却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。

我呆了一呆。

大家都纷纷赞成，兴致颇高，只有小凤反对，“不行啦，西瓜一直打嗝，怎么唱歌啊。”

是啊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难道唱一句打一个嗝吗？想想都觉得可笑。

庄序他明明知道，那么……是故意的吗？这种想法让我有点难堪，脸有点儿克制不住地要烧起来。

不过，也许只是没想到而已，我不用这么敏感，他也没必要这样。但是，刚刚的眼神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听到小凤这么说，大家都有点扫兴的样子。老大捏了我一把：“就你毛病多，不准打了。”

“哎，我不去了，你们去玩吧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一个人回去干什么？”思靓说。

“我……”正要找借口，手机忽然响起来，我赶紧拿出手机走远了几步接起。

是舅舅的电话。

“曦光，你妈妈说你回南京了，怎么不打电话给舅舅？”

“我才刚到，正好有同学聚会。”

“聚完了吧，晚上来舅舅家住，我让张婶给你收拾好了。”

“哦……我正要去。”

“你人在哪里，我让老张去接你。”

“不要了，我自己打车。”

又跟舅舅说了几句，我收了手机回头。不远处的他们又重新说笑起来，气氛融洽自然，想想刚刚的气氛，也许我不去更好。

也许半年前我根本不该搬回宿舍的。

“我不去了。”我走到他们身边说，“我去亲戚家。”

我忍不住看向庄序，心想我这么说也许他会轻松吧，却看到他偏开头，似乎没什么多余的情绪，嘴角的笑容早就冷掉了。

“晚点再去不行吗？”思靓挽留我。

“算了，坐车累死了，没力气玩了。”我挥挥手，“先走了，再见。”

跟他们告别后慢慢踱到公交车站，来了一辆辆公交车，却始终没有我等的12X。南京的公交车有时候很爱扎堆，很久不来一辆，一来就来好几辆。

等车的时候手机再次响起来，这次是表弟打来的。

“姐，你还没上车吧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别忘了把我的PSP带来，你忘记多少次了。”

“哎……”对，他的PSP借给我很久了，每次说还他都忘记。不过那东西在宿舍啊，难道要专程回去拿一趟。

“下次带给你行不行？”我跟他商量。

“不行。”表弟语气坚决，“因为你有中年健忘症，下次还有下次，我不信任你。”

中年健忘症……

我这个年纪，怎么也应该是少女健忘症才对吧 = =，真是欠教育的小孩。

无奈地走去宿舍，还好我的宿舍离公交车站不算太远，只是要爬四楼。

我的床位是靠窗的上铺，和别的床铺一样，挂着床帘，隔成一个私密的小空间。本来是没挂的，但是人人都挂，不挂的话反而成了最怪的一个。

爬上床，正在床上翻找 PSP 的时候，宿舍的门又被推开了，我听到思靓的声音，“搞了半天还是去逛街。”

“KTV 居然没空房间了，今天又不是周末，怎么这么多人。怪不得庄序一直沉着脸。”

这个声音是小凤，奇怪，她们怎么也回来了？

“快点换好鞋子走吧，他们在楼下等我们。”

“等等，我上床拿个薄外套，晚上会冷。”

“就你事情多。”

透过床帘的缝隙，思靓和容容坐在自己的床上换球鞋，小凤正往自己床上爬。

正要开口叫她们，忽然听思靓问：“容容，你和庄序今天怎么啦？话都没说一句。”

心莫名地漏跳一拍，我闭上嘴。

容容轻笑：“我们是什么关系？谁规定我们一定要说话的？”

“你们什么关系?! 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A 大商学院公认的金童玉女，容容，我真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，明明两个人都有意思，偏偏谁都不肯说，你们要是早点挑明了，当初西瓜也不会……”小凤顿住了，轻

哼了一声。

思靓语气要温和很多：“你们到底打算怎么样，就这样僵着吗？都快毕业了。容容，你们都太骄傲了，有时候先退一步并不代表就是输了。”

半晌容容略带自嘲的声音才响起，“今天的叶容还是当初的叶容，你们以为今天的庄序还是那个庄序吗？”

小凤迷惑不解：“你说的什么意思？难道庄序会因为月薪过万就比不上你了？”

思靓却似了然地问：“容容，你后悔了是不是？”

容容站起身：“小凤，你衣服拿好没有，走了。”

她们离开后，我又找了一会儿才找到 PSP，然后离开宿舍，没选择坐车，而是慢吞吞地走向舅舅家。

舅舅家不远，从 A 大坐公交车的话 15 分钟就到。从大一到大三，我在那里住了三年。

舅舅舅妈都是生意人，全国各地飞来飞去，家里虽然请了保姆照顾表弟，可总还是不放心，担心他学坏，所以当初一听到我考上 A 大，舅舅立刻让我住到他们家去。

所以我只有大一军训和开始的一个月住在学校，之后就直奔舅舅家的洗衣机和保姆去了。

大四开学我才重新搬回宿舍，给舅舅的理由是为了方便找工作和泡图书馆写论文，表弟私下却嘲笑说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我这个语文向来平平的表弟还是第一次把成语用得这么贴切。

那时候，大三的暑假，我刚刚认识了给表弟做家教的庄序，知道他也是 A 大商学院的学生。